

一次有益的尝试

郝荫柏

几乎所有看过京剧《悲惨世界》的朋友在与我谈起此剧时,无一例外开口便问:你是怎么想起用传统京剧去演绎外国经典名著的?从开始创作直至今天依然有人在问我们,创作此剧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说来很自然,作为一名教授戏曲剧本写作课程的教师,出于职业习惯我非常关注戏曲现状,也时常思考戏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经常思考戏曲是不是只能演中国的故事,或仅能表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种门类的艺术如果题材内容要永远适应艺术形式,那它的发展前景将会是什么样子?能不能把世界各民族辉煌文化与我们的戏曲,具体说京剧融合在一起?如果这条路能走通,将大大拓宽戏曲创作题材领域,也势必带动戏曲表演、音乐、服装、化妆等全方位的改革。

在日常教学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布置选材时我说天上人间,古今中外,都是我们选材的范围。但学生在剧本选材时选的几乎都是古代民间传说、爱情故事、宫廷争权等,内容大同小异,相当雷同。我问他们为何选此题材?回答是适合写戏。他们说的确实没有错,而我自己的许多想法又

不敢在课堂上直接告诉学生,因为教师的导向责任重大,不能出现丝毫偏差。只能自己尝试探索,给学生做出示范来。

我在时时寻求机遇的到来,很想做一次大胆的尝试,不管成功失败。

2002年恰逢法国伟大作家雨果200周年诞辰,世界各地举办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北京、上海分别演出了百老汇的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就是在这一年我开始了此剧的创作。

雨果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百余年来在中国曾强烈震撼过无数读者的心灵。所有读过《悲惨世界》这部作品的人,恐怕都难以忘记冉阿让这个非凡的传奇性人物和苦苦追捕他三十七年而最终被感化的沙威。原著深刻的思想情感内涵,惊险曲折的情节,为我们的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它的叙述方式也非常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这部作品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强烈的冲突悬念,以及浓重的抒情色彩,都为戏曲艺术手段的发挥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改编名著体会最深的是不要受原著故事情节的束缚,重要的是在吃透原著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最适宜的手段加以展现。要大胆虚构原著中没有,但又可能发生、观众认可的情节。

《悲惨世界》是一部150年前创作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外国经典。我们既要保持原著精神又必须适合中国观众审美习惯,要在两种

截然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寻找契合点。其实原著贯穿始终的人道主义,以及至善至爱、大仁大义、无私奉献、知荣辱、讲诚信等既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追求。这就为我们找到了创作基点。

艺术往往通过“以情感人”的方式感染观众。真情可以拨动每个人的心弦,因为人类社会对善和爱的渴望是永恒的!

京剧《悲惨世界》在情感戏上多用了些笔墨。有人曾说是不是删去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爱情戏,在冉阿让与珂赛特父女情上也应作适当削减。我认为是绝不可以的。因为没有副线情感戏的铺垫,冉阿让和沙威两个人物形象就立不起来。可以说很多观众是在感动之后,才仔细思考剧中人物命运的。观众亲眼目睹了冉阿让为一句承诺而牺牲个人的全部经历。当历经生死磨难为女儿完婚时,等待他的却是沙威冰冷的手铐。而就在这时冉阿让还在乞求一点时间——当他把头埋在珂赛特童年穿过的小裙子上低声呜咽时,没有人不动容。关键时刻的细节、动作是任何语言描述不可代替的,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沙威,这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人物形象,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是个有血有肉、可敬可佩的人。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引发我们对人生、社会、法律、善恶、爱恨的思考。他是在亲历冉阿让所有善举之后,一点一点被最终感化、彻底崩溃的。

在改编时更多地考虑了戏剧结构,叙述方式等问题。下笔之前想得最多的是人物要穿什么服装?怎么写唱念?教堂里响起锣鼓经是什么样子?怎么运用戏曲程式?为此剧组主创人员反复研讨,颇费脑筋。

戏曲结构讲究“为一人一事而设”,最忌事件复杂,人物众多。《悲惨世界》恰恰是事件一个接一个,人物关系极为复杂,而且时间跨度也很长。要把这样一部宏篇巨著浓缩在两小时

内,让没读过原著的观众看懂,确实很难。只能浓缩人物,选取最重要的情节,所以直到目前尚有一些生砍硬凿的地方,血脉不够畅通,还需“裁剪缝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著中沙威是在故事中间死去的。如果按此改编剧本,失去矛盾对立的一方,没有冲突的对立面,戏就没法再演下去了。因此我们把沙威的死向后拖延,而且最后让两个在原著中不曾会面的对手当面交锋,吐露心声,灵魂碰撞,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能在舞台上解读两个人物灵魂变化的过程是一件非常艰难,同时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戏曲改编外国作品不乏先例。有的以“中国化”的方式,即把外国故事变成中国的故事,然后穿传统戏装,用传统戏曲程式去演;还有一种就是用戏曲的形式,穿外国的服装,演外国故事,被称之为“中国版”。这两种形式各有利弊,难有定论。但《悲惨世界》是不可能以“中国化”的形式去演的。假若把教堂改为寺院,主教变成和尚……那岂不太滑稽了?经过反复研讨,排练实践,最终确立:在坚持戏曲化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艺术元素,以体现原著精神为原则,不拘一格走一条新路。不管成功失败进行一次大胆的探索尝试,这样的探索是中国戏曲学院责无旁贷的。

京剧《悲惨世界》是我院五系师生大联合之作。整个创作不单是一个艺术生产过程,同时承载着教学科研任务,在实践教学方面给我们以很大启发。这样的实践对学院办学和发展,对拓宽戏曲创作题材领域,对戏曲程式的兼容性,对艺术院校剧目创作的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探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总而言之,我们这次尝试是有意义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所有参加创作的人都深深感到,改编名著不仅是艺术追求的过程,更是心灵净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武丹丹〕